

探索·争鸣

周文骏 杨晓骏

文献学新论

ABSTRACT The documentation science is a study which researche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documents as well as the law of social documentation activities. The traditional documentation being essentially the classical documentation is one dominant branch of documentation science. The documentary informatics and the documentary interchange are the two pillars of the documentation, the former lay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the inherent law of documents, while the latter stresses on the external law of them.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rchivists are all members of documenta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which, documentation science develops.

SUBJECT TERMS Documentation science—Studies

CLASS NUMBER G256

文献学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人来说,并不是个陌生的术语。国内最早以“文献学”题名的文献学专著,要算1930年出版的郑鹤声和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80年代又出版了几本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等。这些专著论述的文献学,只是包括以目录、版本、校讎三位一体为内容的一门科学。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3版)中,有关文献学类目的含义及在等极体系中的位置,也是以上述专著中的文献学概念为基础的。

文献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化、发展。在当代社会中文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文

献的研究远远超出了过去“文献学”所规定的领域,更多地注重现代文献的传递交流和文献信息的开发利用。80年代,国内刊物上出现了不少探讨“文献学”的论文。1990年11月,倪波主编的《文献学概论》面世,标志着我国文献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该书首次通过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论述,力求勾勒出一个不局限于传统的文献学内容的新的文献学科学体系,但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仍没有对“文献学”的概念作出准确的定义。

本文所论及的“文献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所有文献的科学,是研究文献的特征及规律以及社会文献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献和与文献有关的社会活动,所以仍称之为“文献学”。它的内

涵比传统的“文献学”更丰富,它的外延比传统的“文献学”更宽广,因此,冠之以“新”字以示区别。

一、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

文献是记录有人类观念信息的人工载体。这些载体是人们经过选择、加工制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大多数文献可以较长时期保存。随着历史的变迁及新型文献的不断被创造,人类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文献。它们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与现代社会生产的文献(现代文献)相区别,人们将古代形成并遗留下来的文献称为古典文献。在我国,按传统的说法,古典文献是指“五四”运动以前形成的竹简、缣帛、金文、雕版、活字版和手抄本等各种文献。古典文献大多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或科学价值,尤其对某些学科特别是历史性质的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专门以古典文献及古典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古典文献学也就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积累,现代文献激增,古典文献在文献大家族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现代文献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现代文献工作随着社会对文献需求的增加在方法和技术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实际上,主要以现代文献和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比之古典文献学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只局限于古典文献,而是社会所产生并存在的所有类型的文献。对现代文献的研究是文献学的主流。

第二,现代文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出多姿多彩、变化莫测的动态特征,对现代文献的研究也就具有动态特征,并越来越多地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文献计量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明显例证。古典文献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类型上都相对稳定,对它以定性研究为主,是相对静态的。

第三,文献的发展促进了文献工作的发展,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已不再局限于文献的收集、辨伪、校勘、分类、编目、典藏等传统的内容,更注重对文献的生产、分布、交流和利用等活动规律的探讨,更注重对文献的信息、载体、记录方式等细微结构的本质的揭示。

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仍是文献学的一项研究内容。文献学的建立并不排斥古典文献学的生存,相反,会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帮助和促进古典文献学的继续发展。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学科体系中的一部分基础学科。

二、文献学与文献信息学

信息论的诞生为许多科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注入了活力。在图书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引入信息理论,对这些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是大有裨益的。大约在1983年前后,我国图书馆学界开始引入“信息”这一新概念,并开始探讨文献信息理论。先后有多位学者撰文倡议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文献信息学。1992年朱建亮的《文献信息学引论》正式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体系结构已经初步建立。

文献学与文献信息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倡议建立文献信息学的学者大多认为文献学是文献信息学的一个分支,但他们所解释的“文献学”都是近似于古典文献学,或者类似于“图书学”的一门学科。在探讨文献学与文献信息学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探讨文献与文献信息的关系。

文献是将人脑中所形成的观念信息以一定方式记载于一定物质载体上的产物。文献首先具有物质属性,即它是由一定材质的固态物质构成的。经过人们的选择和加工,各种物质载体总是具有一定的形状、大小和质地。

文献的这种物质属性是文献可以被生产、运输、传递、利用或毁坏的基础。文献又具有信息属性。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之一,文献的载体是物质的,它本身就具有信息。同时,文献之所以由载体而转变为文献,在于文献记录有人类的观念信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献信息已不再等同于过去在文献整理、加工中所指的近似于“文献线索”含义的“文献信息”,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文献信息一方面指文献中所记载的观念信息,例如关于某学科的知识、题名、责任者名称、出版发行数据等;这些不是载体本身固有的信息,而是人们用一定的方式记录于载体之上并通过一定的符号形式反映出来的信息;另一方面是指构成文献的物质本身所固有的信息,如载体形态信息、记录符号与记录方式的信息等,这类信息也是可以通过人们的感知获取的。文献记载的观念信息是文献信息的最主要部分,是文献存在和传递的意义所在。文献信息依赖于物质载体和一定的记录符号而存在,通过载体的传递而实现文献信息的转换和交流。文献信息也随着载体或记录符号的消亡而消失。

文献是人类观念信息积累和交流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创造文献的根本目的在于存贮和交流观念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文献与文献信息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文献因记录有文献信息而成其为文献;文献信息也因为以文献的形式存在而成为文献信息。一旦离开了文献,文献信息就会消失或转换成其他形式的信息。

文献与文献信息又有区别。文献是人工物质与观念信息的统一体,有一定的客观存在形式。文献信息则是文献的一个方面,依赖于物质载体而存在,表面上是不可感知的,需要依靠人的意识去判断和反映。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之一。文献是一种客观物质,通过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运动而实现交流;文献信息则需要依附于载体而运动。同一种信

息可以用多种方式记录于不同类型的载体上形成不同类型的文献,或记录于多个相同材质的载体上形成多份相同的文献,进行传播。文献的载体材质、记录方式与符号等对文献信息的交流起着较大的促进或限制作用。

文献工作是以对文献实体的管理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文献交流的发展,文献工作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较深层次的工作,突出表现在对文献信息进行越来越多、越深入的揭示、开发和利用,例如编制各种文献检索工具、进行文献综述或评论、进行文献信息的分析研究和预测等,这些都是较深层次的文献工作方式。

文献学以全部文献及文献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对文献的重要构成部分——文献信息的研究当然也就成为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文献信息学是研究文献信息现象、本质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文献信息的概念、属性及本质,文献信息的类型和层次,文献信息与其他形式信息的相互关系,文献信息的形成及转化机制等。文献信息学是信息科学在文献学领域渗透和应用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文献信息只是文献整体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包容文献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和外延。文献信息学不能取代或包容文献学,就象生物信息学不能取代或包容生物学一样。文献信息学的主要归宿应该是文献学。它是文献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献学的主要基础理论分支学科之一。

三、文献学与文献交流学

文献交流是文献及其信息的传递、交换和共享。

文献是人类用来进行观念信息交流的中介。文献存贮观念信息是文献最根本的特征。文献交流是发挥文献作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促进文献作为存贮信息的工具向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工具转化的催化剂。只有通过文献交流,才能实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认识和改造世界。

文献交流过程中,文献信息是交流的对象,文献载体是交流的工具。文献载体与文献信息不可分割。没有记录观念信息的空载体的交流是没有意义的,不依附于文献载体的文献信息交流也是不存在的。文献载体的不同类型与特征对文献交流活动的方式、过程及效果等有着较大的影响。脱离文献载体去研究纯粹的文献信息交流是不全面、不现实的。

文献交流是人类社会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文献在社会上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转移,其实质是人类观念信息的交流,是对人类口头信息交流等形式的重要补充。文献交流形式上是一种物质交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交流。

文献交流学是研究以文献作为中介的人类社会这种交流活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文献交流的产生,文献交流的渠道、交流的方式、交流的机制、交流的效果、文献交流过程中的技术手段、文献交流中介机构的特点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贯穿于文献交流活动中的各种规律等,都是文献交流学的研究内容。

文献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文献的交流性则是文献的一种重要属性,它是以文献的物质性为基础的。文献交流的现象和规律是人类社会文献现象和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献交流现象与规律的研究自然也是文献学研究内容的主要方面。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应属于文献学基础理论分支学科。

四、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在文献产生初期,文献的类型比较单调,人们对文献作用的认识水平比较低,对文献的需求比较少,文献交流活动也就很少,社会

的文献工作也就很简单。随着文献数量的增加及文献类型的繁杂,文献工作有了相应的发展,在文献管理方法及文献交流活动中不断深化;出现了文献工作的分工和机构的分立。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分离、书商与图书馆的分离都是较早出现的分工,近现代则又出现了情报所。

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不同的文献工作机构,由于自身性质和任务的差别,所进行的文献工作也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

1、工作对象的差异。图书馆按照传统的方式,主要收集和交换图书;现代文献类型的发展,已经使几乎为全社会所有成员服务的图书馆收集更多类型的文献,当然,在现阶段图书和期刊仍是几乎每个图书馆的最主要的工作对象。情报所为了面向科学研究、面向生产实践和经济建设,需要提供比较新的知识或情报服务,收藏文献以期刊论文、会议文献、政府报告、标准文献、专利文献等为主。档案馆则主要收藏有一定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人事档案等,工作对象相对单一,而且有许多收藏的档案不便向社会公开,不能进行广泛交流。

2、文献处理的差异。图书馆与档案馆对收藏的文献主要进行分类和编目处理,然后提供利用。情报所则更注重文献信息的深入揭示,如编制各种类型的检索工具以方便用户查找利用。

3、文献服务的差异。档案馆由于档案的保密性和保存性需要,服务范围很小,服务方式也比较简单,以查阅为主。图书馆进行文献服务的方式目前以阅览、外借为主,辅以参考咨询、文献检索、文献复制等。从文献交流的角度看,图书馆和档案馆都没有充分开发所藏文献的信息资源,发挥文献的社会功用。情报所虽然发展的历史不长,但由于它产生以来一直与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除了保留一些借阅、复制、文献检索等服务方式外,更强调如定题服务、联机检索、情报研究等更

高质量的服务,有力地促进了文献交流。

上述差异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各自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的主要实践基础。这三种文献工作机构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进行文献管理与促进文献交流的社会机构。它们的工作对象都是文献大家族中的成员,它们的文献处理方式在原理上是相同的,如文献分类的原理、文献著录的原理等。它们从事的服务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实现文献的交流,促进文献信息的开发利用。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是全社会文献工作系统的几个主要子系统。

图书馆学以图书馆馆藏文献及其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与文献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古典文献学就是在图书馆进行古籍整理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表现在文献学的许多技术性分支学科,如分类学、编目学、咨询学等,也都是在图书馆学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但图书馆学并不能代替文献学,这是由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决定的。图书馆学应该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

档案学以档案及档案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档案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从图书馆学中借鉴颇多,并由于档案这一文献类型的特殊性而有所发展。进行档案管理是因为档案中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保存和利用价值,管理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保存而在于利用,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档案交流,利用其中的信息。档案学也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

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超出文献情报和文献情报工作范围,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说,情报学还不很成熟,还只是以文献情报及情报所或情报中心所进行的情报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情报学中的“情报”与我国汉语中自古代就有的“情报”一词含义是不同的。情报学中的“情报”来源于日文中对英文“information”的翻

译。它的另一种中文翻译则是“信息”。我国情报学的实质也可以说是研究“文献信息”现象与本质及其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国家科委最近决定将“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就是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实际工作内涵,促进文献信息服务向社会信息产业的渗透与转化。当然,“科技信息研究所”、“科技信息中心”等实体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在现阶段,其工作内容却与原来的“文献情报”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情报学研究要继续拓宽研究领域,促进学科体系的建设和成熟。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献及其工作,只是侧重点在于文献信息和新技术在文献管理与交流中的应用。情报学在目前也从属于文献学。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对特定的文献类型及特定的文献工作研究中的具体体现。文献学的基础理论,如文献信息理论、文献交流理论,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共同的基础理论,对这些学科的发展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文献学的方法性分支学科,如文献分类学、文献编目学、文献保护技术等,可以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研究领域在具体应用。反过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发展也会丰富和发展整个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文献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文献工作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实现文献交流和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主要途径;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特征、规律以及社会文献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传统的“文献学”实质上是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阔,可以说包括一切与文献有关的现象及其本质。文献学的学科体系非常丰富,绝不是用理论、专门、应用“三分法”就能划分清楚的。

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前者侧重文献内在

(下转 77 页)

事,权任甚重。苗麓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第2版)前言中说赵晔“担任‘督邮’之类的小官”,误。

2 见苗麓校点的《吴越春秋》前言。

3 “唐”字误,《隋书》已著录皇甫遵之书,则此人当在隋代或更早。

4 “十卷”当作“十二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崇文总目》作“十二卷”。

5 见《吴越春秋》所载徐天祐序。

6 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

7.10 见蒋光煦《补阙录》。

8 《文献通考·经籍考》虽也著录《吴越春秋》十二卷、《吴越春秋传》十卷,但不过是抄录了《郡斋读书志》与《崇文总目》,不足徵。

9 见叶昌炽手录在明刻本《吴越春秋》上的顾广圻校语及跋,上海图书馆藏。

11 徐天祐,字受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景定三年(1262)进士,时年尚英妙,为大州教授,日与诸生讲经义,听者感发。德佑二年(1276),以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召,不赴,退归城南,杜门读书。及文天祥被执以死,徐天祐与王英孙并为衣冠避乱者所宗。四方学者至越,必进谒。天祐高冠大带,议论卓卓,见者咸以为仪刑。参见清曾廉《元书》卷九十一(宣统三年层漪堂刊本),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四(张寿镛1937年刊《四明丛书》第五集),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卷十四(张寿镛1934年刊《四明丛书》第二集),厉鹗《宋诗记事》卷六十八(乾隆十一年黄氏琴趣轩刊本),陆心源《宋史翼》(光绪三十二年归安陆氏刊本)。以上除《宋诗记事》外,均误为“徐天佑”。《诗经·小雅·信南山》:“受天之祜。”其字“受之”,当名“天祐”,作“佑”者误。

12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3 苗麓点校的《吴越春秋》,即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底本,其《附录》云:“《徐氏补注》仅见于弘治本。大德本、万历本均无。”按理说,弘治本只是大德本的重刊本,它有《徐氏补注》,大德本也应该有。现在没有,说明该明修本与大德原印本是不尽相同的。还有,苗麓本的目录分十卷而不分上下,如果其所据底本也如此,则肯定也不同于原印本。因为不但邝珣瑞翻刻的大德本目录分上下卷,而且徐天祐在注中也时常说“上卷……”、“下卷……”。这说明徐氏考定的初印本是分上下卷的。今不分,则其书板肯定与原来不一样了。当然,这仅是据苗麓本所作的推测。这些若是苗麓本之误,则当别论。

14 据苗麓校勘记,该本与大德本的异文很少,可见它很能体现大德本的风貌。不过,我将《四部丛刊》本与苗麓本一校,在其校勘记之外又发现很多异文,这或许是苗麓本在排印过程中造成的。

15 见莫友芝写在该明刻本上的跋,上海图书馆藏。

16 徐乃昌所据为该明刻本,《中国丛书综录》说他“据元大德本景刊”,误。

17 此为缪荃孙《随庵丛书》序之语。

18 该本自称据《古今逸史》本校刊,实非。不过,冯念祖本与《古今逸史》本均未善,取以为底本,失当。

张 觉 笔名张倔。1984年复旦大学古汉语专业毕业,硕士。已在64种刊物上发文138篇,出版专著6种。通讯地址:上海市黄兴路2030弄81号,邮编:200433。

(来稿时间:1993-02-16。编发者:刘喜申。)

(上接65页) 规律的研究,后者侧重文献外在规律的研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个,文献学的研究都将显得空洞和没有意义。它们共同构成文献学的主要基础理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是文献学发展的基础,又是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在特定状况下的具体体现。

文献学在我国还很年轻,研究内容繁杂宽广,有待于广大学者共同奉献才智,推动它

的迅速发展。

周文骏 笔名决远。195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馆学博士生导师。已发表60余篇,出版专著12种,译著1种。通讯地址:北大信息管理系,邮编:100871。

杨晓骏 1987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已发文20篇,出版专著3种。通讯地址:北京大学25楼127室,邮编:100871。

(来稿时间:1992-12-15。编发者:翟凤岐。)